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聲週報

第三十期

地址：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
定價：每份三分全年連郵費一元五角
日期：二十年十二月廿六日出版

第十三期目錄

國民自動抗日	左舜生
對外與對內	陳啓天
誰應爲國難中學潮之負責人	劉天予
我們怎樣應付國際調查團	袁青華
黨政府如此訓導青年	謝承平
打倒待亡主義	余家菊
輿論與自反	唐劍平
東北關係那個國家的生存	張子敬
對日經濟絕交究竟有無效力？	楊偉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江聲

國民自動抗日

左舜生

一切都絕望了！
我們不必叫口號，不必發傳單，不必貼標語，不必打通電，不必再向國聯說話，更不必再向政府請願，最要緊是國民自動的起來抗日！讓他們去幹他們的，我們要來幹我們的。

清風兩袖，空手一雙，我們去做岳武穆，政府却來做秦檜，所謂自動，究竟要如何才能動得起來呢？

第一、我們要有最大的決心。我們要認清楚，今後的中國，還是要繼續的亂，亂到何種程度，簡直不是我們所能推測，總而言之，經濟破產，教育破產，社會一切的組織破產……在這種總破產之後，凡稍有知識的人，大家必陷於極端的苦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既不能以醇酒婦人

左舜生

爲慢性的自殺，又不能誦經念佛作出世的逃禪，與其將來弄到這種景象，何如早自引決，作最後的掙扎，以與醜虜拚一日之命呢？古人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兩句話決不是一班儒夫所得假借，我們要曉得真有「慷慨赴死」的精神的人，才配講「從容就義」，當國家完全到了一個危亡的緊要關頭，那裏容得許多人來「從容」呢？所以我們所謂自動抗日，係以個人爲單位，而個人須具必死的決心。第二、我們要懂得組織萬能。抱了必死的決心，多數人固然是幹，少數人也還是不要幹，可是組織終於是不可少的。三百個有組織的人，力量大於一千個沒有組織的。但是組織要自然，不要勉強；要以行動爲結合的聯鎖，不要以空言爲結合的聯

本刊緊要啓事

本刊特別歡迎投稿與訂閱，爲免失郵起見，最好將稿件或報費託人轉交本社；如無友人可託則請於付郵時書明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五九六號汪彬收即可，不必寫刊名爲要。

鎖。一個人找十個人，十個人可以變成一百，百個人可以變成一千，一萬，十萬，百萬，汰弱留強，真正能有一個十萬人的組織，便不怕沒有抗日的辦法。

第三、要懂得餉械是不成問題的。所謂國民自動的抗日，是求死的成分多，求生的成分少，一天可以死，一月也可以死，凡平日可以穿衣吃飯的人，要籌備半年一年的衣食費，不見得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衣食僅僅是未死以前一種不可少的東西，一死萬事都了，在平日還要為父母打算，為妻子打算，一死乃可以大得解放，這是何等的簡單明了；至於械，則今日全國多的是鎗，多的是子彈，手鎗炸彈也應有盡有，有三五萬人的集團而怕沒有鎗械，簡直是我所不能想像的事。何況既有一部分人拚命，一定有整批整批的人或聞風響應，或慕義來歸，他們一定是攜械而來，用不着我們為他們籌備。如果說到我們的械不如敵人的好，這當然是事實，但現代的戰爭，一面固然靠器械，一面也還是靠決心，我們的鎗雖鈍，並不是打不死人的，一個拚一個便算不失本，十個拚一個，也還不算輸；我們志在與敵人同歸於盡，志在「打濫仗」，多打死一個敵人我們在精神上便多減一分痛苦，除死以外，除殺敵以外，我們找不出免除痛苦更好的方法。

我們要懂得，只有戰場是我們最好的訓練所，學校的操場便要訓練一個下士也決不會成功，今日學校的義勇軍，百分之九十是兒戲。并且我所謂國民自動的抗日，不是專指一班未受軍事訓練的青年學生，凡今日全國若干萬的失業軍人也全部的包括在內，全國各部隊中願意自動參加的軍

對外與對內

自暴日進逼以來，全國上下有一致對外的呼聲。不錯，暴日以整個的國家來侵略中國，中國自須一致對外，才能抵抗暴日。然全國上下究竟能否一致對外，其樞紐全在政府。政府不能對外，要人民對外是極困難的，縱人民願對外不對內也是少實效的。

何以說全國一致對外的樞紐全在政府呢？因為對日是要用武力的，武力在政府手裏，政府不肯用武力對外，偏用武力對內——屠殺愛國學生，這樣那能使人民一致對外？對日是要用外交的，外交也在政府手裏，政府不用外交抗日，而用外交和日——節節讓步，準備直接交涉，這樣那能使人民一致對外？對日是要用民氣的，一切民氣的表示如抗日會義勇軍以及其他種種救國運動，不受政府的壓迫，便受黨部的干涉，這樣那能使人民一致對外？由七可知當在人民的也立，要對外有辦法，

人也包括在內，有這樣多的正式軍人參加，還怕未受訓練的沒有受訓練的機會嗎？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國際是這樣一個國際，政府是這樣一個政府，今日全國的國民如不願坐以待亡，惟有起來自動抗日之一法，敵人已經近在山海關，我們還不去打等到什麼時候打呢？

陳啓天

必先對內有辦法。反過去說，站在政府的位置要對內有辦法，必先對外有辦法。政府要對內有辦法，必先對外有辦法，這是對外問題正緊急時政府應切記着的金科玉律。近幾月來，日本着着進逼，先取遼甯，次取吉林，又取龍江，最近又大舉侵犯錦州，所謂政府對此嚴重局面既不能戰，又不能和，更不能守，對外可稱全無辦法，而一般要人們所疲精竭神的，還不是對外的問題，而是對內的問題。他們以為「只要對內有辦法，對外就有辦法」。其實他們所謂對內有辦法，不過是大家分贖，一百六十個羅漢各得其所而已，現在他們都已到南京彈冠相慶了，究竟他們對外的辦法在那里呢？或者他們已內定辦法，即是坐待東北淪亡，再與日本直接交涉，這種辦法，我們國民能承認嗎？我們國民要求的對外辦法，是武力收回失地，不是和平出賣東北。現在正是錦州危急的時候

所謂政府究竟怎樣應付呢？如果實行武力抵抗，誰個國民也不願與政府多為難；如果坐待亡國，凡屬國民必羣起而攻擊之。從前滿清之所以滅亡，即由於他外無辦法，現在國民黨政府是否立即滅亡也看他對外有無辦法。大家仔細看看，究竟他的對外辦法在那裏？

人民要對外有辦法必先求對內有辦法，這是對外問題正緊急時人民應切記着的金科玉律。人民本是國家的主人翁，然而現在主人翁已被人認作阿斗，完全無權過問國家大事了。阿斗不才，却不能坐視亡國，更不能坐視政府賣國，起來有所主張，有所動作；然而黨政府以及黨部竟指目為反動或指目為被反動派所利用。在黨政府以及黨部的心目中，差不多凡是愛國的，都是反動派至少也是被反動派所利用，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加以壓迫摧殘。像這樣的政府，像這樣的黨部，如何可使人民一致對外呢？本來人民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由對外問題而起，並且着重對外問題，然而黨政府以及黨部對外全無辦法，又不照人民所主張的辦法對外，更不許人民自由的自動對外。所以人民要對外有辦法，必先對內有辦法。怎樣才算人民對內有辦法呢？第一要人民有救國的自由權，凡一切救國的言論和行動，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第二要人民有監督政府的法定機關，使政府

不能賣國；第三要人民有盡力國事的參政權，而不為一黨一派所壟斷。總而言之，便是要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讓個人都有權盡力國事，然後人民對外才有辦法。黨治一天不取消，人民即一天無法對外，於是不得不先行對內，從事反黨救國運動。

誰應為國難中學潮之負責人

劉天予

國難未紓，學潮遽起，青年熱烈抗日之壯舉，一變而為憤慨對內之宣洩，嗚呼，誰實致之？曰苟全偷安之政府有以致之；曰泄沓因循之師長有以致之；曰頭腦摧統之作者有以致之。吾哀青年之所遇，吾尤哀國運之連遭！

兩月餘來，政府步驟凌亂，了無明確方針，則當局負責之信用失；師長冷視旁觀，不事積極指導，則師長之信用失；作者忽於時空，漫為高調非難，則學人名流負責之信用失。一旦社會運動形成僵局，老成則積羞成怒，惟太息於越軌之盲動；青年則四顧茫然，愈益增其情感之橫決；相激相盪，其不益陷國家於斷港絕潢者，未之有也。

始焉拱手讓地，誇示不抵抗主義；繼焉錦州危，則求畫中立之區；天津危，則擬開共管之漸；宣言立即北上，而主席

目前政府對外的惟一辦法，只要對日作戰。在對日作戰的辦法之下，政府才能使人一致對外。目前人民對內的惟一辦法，只有取消黨治，實行憲政。在取消黨治實行憲政辦法之下，人民才有機會一致對外。

之行程遙遙；標榜統一和平，而甯粵之對峙如故。言行相違，至於此極，猶冀黨人書於衆曰：信任政府，擁護政府，安心讀書，勿問國事，嗚呼，青年雖愚，其不甘長此受給而置危亡於度外也，必矣。

尊為師長，在學術既多極盡敷衍之能事，在行動尤鮮廉頑立懦之人格，國難發生，又時時流露其漠然無睹之態度，蓋已喪失公民之資格矣。故數月以來，全國學校未有學生不動，而教職員能事先導之以勸者；亦未有學生既動，而教職員能誠意與之共勦者。平素所獲之信仰既微，臨時又惟知運用消極退抑之方略，此非學生之棄其師長，實師長之自絕於學生也。縱能言之諄諄，聽者亦將藐藐，况言行態度之未盡諄諄耶！

所貴振管為文，主持風會之學者，在能剖解當前國難，精測前途所屆，示社會

以救亡圖存之具體方案也。數月以來，所謂論壇大師，或顧左右而言他，或味時空之性質。蓋今日國難之危迫，決非勾踐之得舍垢忍辱從容圖治者可比，亦迥異於國防鞏固如歐戰諸國青年之得及時讀書者，執此以勸青年保持靜態，讀書救國，又安得不為熱血沸騰與感覺敏銳之青年之所唾棄耶？

夫羣衆無領袖，則不能動，動亦易趨於軌外。青年亦羣衆也，今之盡其領導之

我們怎樣應付國際調查團

袁青華

爲着調解東北事件在九一八日後第一次開會討論時，國際聯盟理事會便有組織國際調查團，派赴東北調查真相的意思，乃終以暴日反對未果。後來想將調查團改爲監視團也遭了同樣的失敗。在十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案中調查團之議暫息，國際聯盟祇招請我國贊同他遣派委員，助理在日軍撤退後我國保護日僑之設施。其實此項規定之用意還是在監視日軍是否撤退，不過假助理我國之名，免遭日本之阻難而已。二十四日的決議案以日本一票之反對，已失其在法律方面之效力，故未實行。於是接着又有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案，其第五條明白規定指派五人委員會「就地」考察東北情形。我們現在所欲討論的就是這個國際調查團。

責者，政府乎，師長乎，學者名流乎，孰能當之而無愧耶？羣衆失其領導而越軌，其情可原；有領導責任者之不盡責，其行難恕。與其嚴責青年，不如深自反省；與其故態依然，不如改弦易轍；與其消極破壞，不如積極利導；與其冷眼旁觀，不如熱心參加！夫如是，則可以徐徐恢復自身之信仰，靜其心，平其憤，青年既非好亂性成，自可祛其疑慮，樂受忠言，解決學潮之根本要圖，其在是乎！

調查團的任務是「就地」考察及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她不參與中日雙方發動之任何談判及干涉任何一方之軍事佈置。中日兩政府得各有權指定一陪員襄助此調查團。依白里安的說明，中日各有權將其願得調查委員會研究之任何問題，請她考慮。調查團有完全自行斟酌權以決定其向理事會報告之問題並有權於需要時繕發臨時報告。如雙方在九月三十日議案下所產生之義務在調查團到時尙未履行，調查團應即將此時局報告理事會云云。

此次調查團的派遣及其職權範圍之狹小曾引起我國一般輿論的抨擊。其最不爲我國人所滿者，厥爲調查團無權干涉任何

一方之軍事佈置。其實，調查團無權干涉中日之軍事佈置，正與國聯本身無力制止暴日侵略我國互相映照。國聯既無力制止暴日的侵犯行爲，即決議案中明文規定調查團有權干涉日方的軍事佈置，究於事實補救？試問調查團以五人之力能否本莊緊敵師旅團的大軍？所以這點缺陷不足以此而詬評調查團，並且我國爲抵抗暴日而積極取軍事的佈置，她亦不得干涉。調查團「就地」所考察及報告者爲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兩國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之任何情形。有些人以爲我國抵制日貨也屬妨及國際關係等的情形，這確是一種誤解：要知調查團所考察的範圍僅限於東北三省及日本在三省的種種暴行，所以條文所規定者爲「就地」考察，並非考察中國全部。況且抵制日貨並非東北事件發生之原因，乃是暴日侵凌東北之結果，爲一個國家的人民應採的最低限制之自衛手段，原不違及國際公法。如日本欲恢復中日間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當先自消滅激起抵制日貨之原因始。此外調查團之派遣並不妨礙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下所產生之義務，如此義務之調查團到時尙未履行，她應即將此時局情形報告理事會。此項說明當然完全是理論，因日軍未曾撤退乃是眼前的事實，但亦未嘗不含有些許監視的性質。總而言之，調查團的派遣雖爲時已過

，應於事件發生時立刻指派前往東北考察，然今日出之，我人亦難有反對之理由。即反對之，亦無法阻止其前往。不過欲使調查團有益於我方，須全恃調查團是否能憑考察所得，作公平之報告及我國當局應付之方法得當否耳。

欲靠同列於強國平行線上所組織之調查團憑考察所得，作公平之報告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不過起先倡議由英美法三國組立之調查團而改由英美法德意五國組成，或許比較能出持平態度以考察日本的暴行及其他情形，亦未可知。原因在五國中除法絕對偏袒日本，及美國的態度曖昧外，英德意三國或與日利害衝突或與東北事件無重要關係，能本良心，將日在東北暴行之真相具陳國聯。不過為達此目的，最重要的條件還是我們應如何用外交手腕聯絡與法交惡的德意及與法情感頗為冷淡之英美，要明白這次日本在外交方面能得佔勝利，實有賴於法國從旁贊助者限多。

一面固要聯絡德英意美諸國，但別方面也不要忘記作充分的準備以接待調查團。第一須預備關於東北的經濟，鐵道，政治的外國文字的書籍以備她作參考之資。這些書籍既需簡單，復需明瞭，因為調查委員多非專家，抑且無多閒工夫來研究。第二我國指派襄助調查團之陪員須深知中日在東北的種種關係，能說英法文，及具

愛國的勇毅精神，不要因在日軍勢力範圍之下稍被威脅或利誘而畏葸不前，終止其考察工作或對調查團說明日本的橫行情形致委員完全為日人所包圍及矇蔽。所以指派的陪員要得其人，至關重要。（同時陪員可輔以專家）第三，依白里安的說明指中日雙方得提出問題，要求調查團考慮。我們應好好準備這些問題。第四，調查團「就地」考察及報告危及國際關係的……情形等語，在日人的解釋以為「就地」是涉及我國全部，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須堅持「就地」二字的意義，僅限於產生事件的東北。這四個條件在調查團未到之前，我們便須充分準備好的。

不過日本一向來反對調查團之派遣，何以此次竟接受調查團呢？是否英美法德意日已商同派此調查團以作瓜分或共管我國的準備呢？抑日本在此方面願作讓步之表示呢？這些疑難無需解答。總之，我們

黨政府如此訓導青年

在今日之中國，青年運動是革命的前驅，是救國的先鋒。在近年來國民黨黨政府之盛衰起伏的波浪中，青年運動，尤其令人注目。北伐軍的勝利，由於一般民衆多方贊助，尤其是青年的犧牲更大，青年軍人在火線上奮鬥，青年學生宣傳隊作內應的工作，全國無數青年的頭顱被北洋軍

可推論到的事實：就是日本並不怕調查團實地考察，因為她當調查團到時必四處煽惑土匪，擾亂秩序，以作她不撤兵之口實，乃是日人勢所必做的陰狡行爲。所以在此時候，假如一般土匪深明大義不爲日人所利用，於我國是很有好處的。

除此而外，我國應利用調查團而在國際聯盟提出第十五條。這是在政府不願與日作戰以前應該做的事件。要曉得實行第十五條的最先要着是派員前往實地調查真相。現國聯已決定派員調查，我們還不乘此時機更進一步，援用第十五條而提訴國聯嗎？那空泛不實的第十一條不是已經宣告無效了嗎？

以上所述都是我們對於調查團應有之應付方法。當然我們千萬不要妄想調查團能解決中日問題，因為中日問題除出於一戰外無解決之可能。

十二月二十一日

謝承平

閱殺了，結果完成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慘局。這樣還不算，黨政府定都南京之後，自以為「吾家天下」是國民黨一手造成，黨外的民衆和青年一切的犧牲才只算是一種臣屬的進貢，黨內的青年一切的犧牲只算是對高高在上的同志們一種孝敬。江山打定了之後，後生小子們也就完事了。

，黨國大計非「蠢如鹿豕」的青年所應聞問，如果好管閒事，不安分守己，就是反動，再敢漫罵「昏庸老朽」那更是反動。因此有「停止青年運動」的明令。青年運動是救國的自覺的運動，除非青年自身懶惰，誰配叫青年停止運動呢？黨政府所以有此命令者因為認定青年已經把他們捧上了台，就無所用。根據這種「利用青年」的心理，以及輕視青年的心理，養成黨政府幾年來與青年處反對地位的趨勢。這並不是我隨意評批，只消把幾年來政府訓令和黨國要人的訓話，無處不發現他們對青年態度之不當，和訓導之無方。較遠的暫不追述，請看最近黨政府對青年形形色色之花樣，也許可以說是他們訓導青年的方式。這次全國青年學生晉京請願，舉國一致要求出兵抗日，可是政府徒有「最後決心」之空言，而無實行作戰之誠意，以致使學生運動激烈化，先是請願，繼而示威，更進而毀黨流血，甚至要做走頭無路的工夫——即報上所說的「哭陵園」。全國青年如此悲憤，而黨政府仍然視為胡鬧，充分地施用他們全套的應付辦法。黨政府最大的錯誤，就是輕視赤手空拳的青年運動，他們不像北洋軍閥那樣怕輿論民意，更不怕丘九老爺，因為他們自身很多人是做過民意的代表和學生運動的領袖。他們看穿了青年運動最後的力量，認為這不過

是小孩子的把戲所以他們採用下列恐嚇詐騙的手段：

軟化政策——這可分三種：比較好的軟化政策就是招待週到。學生請願團如果已經到了南京，首先就派黨部的人去招待，有人說這是變象地監視代表團。最滑稽的就是照政府指定的地方去住宿的學生，被條，床鋪，麵飯，飲水都預備得齊全，否則，在別的學校裏住，或是露天立着兩天一夜，也無人管；更談不上食宿了。照例休息了一夜之後，就聽訓話「甚為滿意」於是又領導着去參拜中山陵然後預備了專車——與來時被勸阻大不同了——有時特派專人，送下關。我還聽說上海學生第二次晉京，大家不到中央黨部請願，黨部認為很掃面子，於是特留學生多玩一天，定要大家到黨部吃一頓，可是大家拒其所請，結果只是送發飯券於各人在外面吃去。

比較壞的軟化政策，就是「收買政策」。看到那些學生是最會搗亂的份子，特別請他們吃酒席，送禮品，或誘之以利，或餌之以官位。青年墮入這個圈套的，是極少數的敗類，但確有一二精幹分子從此由救國而升官發財了。

比較最壞的軟化政策，就是臨時欺騙，而且這種欺騙乎全國的內政外交，理應絕對不得兒戲的。黨政府看到學生源源

而來，於是想了一條妙計，就是當面把學生恭維一番，再把一切請願的要求盡量的接受，可是這樣的把戲只能玩一次，上一回當學一回乖。學生再次請願，就示威了。要求「兌現」不成，於是鬧成了「毀黨慘案」——搗毀黨部的慘案。

硬化政策——因程度不同，方法各異，硬化政策可分為數層：

第一是口頭的訓戒，最有趣的就口頭訓戒又因人因地而異，對大學生和中學生說話固然不同，而且在中學生面前罵大學生，更妙者在甲地學生面前罵乙地學生，至於罵得輕重又看什麼地點，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發訓話固異，在國民政府和軍官學校又大大不同了。

第二是文字的訓戒。官樣文章冠冕堂皇，所勸的無非是外交內政自有辦法，不用青年費神，最好安心向學，勿為人所利用，更不許反動而已。這種「勸世文貼在人家牆上」的辦法，不過多招讀者的反感而已。

第三是武力對待。此種辦法當然於不得已而後為之。也許有時為着「自衛」。不過像這次上海市黨部與公安局勾結起來，用綁匪的手段，以對待徒手學生，便不免令人痛恨，最近政府又命令各地負責長官嚴格監視學生行動，結果當然無效。

第四事後報復。黨國要人當不想如此

、可是一班小嘍嘍受不了氣，當時無力壓制青年運動，事後又高呼反動份子。不是呈請他們的中央施行懲戒，就是私自圖謀報復。事後的對付非常不公正，不是冤枉了許多純潔青年，就是只欺負了無聲援的弱者，因為真正有計劃的搗亂者早已逃之夭夭，萬一不幸被害，如果有錢有勢還可求救於大人先生，給他寬恕。

分化政策——分化政策在黨政府看來稱是最得意的一着棋。

第一，內部分化。叫政府方面的學生和教師對反政府方面的和無黨無派學生施用離間手腕，如硬壓壓不下去，就收買勢力份子。還在緊急時期如此，在平時則使各地各校學生團體糾紛不已，失去大多數中立者的同情，因而使青年活動無形停頓了。

第二，提早放假。青年運動以學校為中心，罷課已久，宣傳似已過了五分鐘熱度，同時政府坐視東省淪亡於不顧，使一般青年萬分的失望，上課無心，罷課無事，打戰又不行，只得「不如歸去。」前不久政府當局已非正式的暗示提早放假。有的學校已公布學期結束了。

第三，警告保母。黨政府既以學生為小孩，在孩子胡鬧時，當然訴諸保母，召集各中學校長訓話，稍收安民的成效，可是大學校長會議就不靈了。大學校長自身幾有

被驅逐之勢。於是又轉一個方向，勸告生的家長，要他們拖兒帶女回去。少數怕管閒事的小姐少爺們因此回家過年，不問錦州失守與否了。至於熱心救國，同時真心向學的青年因政府之警告而受家庭之壓迫，甚至短期失學。其實有作為的大學生那能就一味為守舊的家庭所拘束，何況現時的父兄管不了許多。

黨政府幾年來運用上述的政策，似乎有着勝利，無力的青年終被征服了。但是我敢斷言，如果黨政府長此以往，終非辦法，只要青年男女還繼續存在而奮鬥，不甘墮落，不忍國亡，對黨政府如此措置，必不能心悅誠服的。

今後黨政府當局和自命為青年指導者，至少應該認識：青年運動走向救國和自覺的途徑，雖然有些共產黨和小政客從中擾亂。青年運動的領導者多半是大學學生。現時大學生已經不是如大人先生們所想像的那樣幼稚簡單，決不輕易被人利用，富於政治興味的青年思想多半比較複雜，不是有一定的政見，就是有一番理論想的抱負，那能被三言兩語鼓動？至於大多數好好先生，也不會受人利用，他們未嘗不願為國犧牲，從事救亡運動，可是為政爭所煩擾，只得暫時消極，等待效死的時機。

目前的青年在極悲悶煩惱的環境中活

着，幾乎找不到前途的光明。戰與死是他們的出路，望政府當局積極方面努力救亡，對日作戰，使青年運動得有着生氣的發展；在消極方面寄與同情，誠意指導，千萬不再一味兒戲，輕視青年，逼着青年走入歧途。

新的政府又在組織中了，該不致再演老把戲吧？我敢為我青年界警告你們：

如果黨政府還是怕死不戰，一面坐令日人吞併東北，一面只顧黨內分肥。那我們過去的請願示威都算白費力氣，你們過去的面允簽約都算自欺欺人。縱然在表面上青年運動消沈了壓下了，可是我們救國的自覺的運動還是繼續不斷的。你們這種只知有黨不知有國，只顧私利不顧公利的行動，必引起我們萬分的痛憤。我們不能如鹿家一般的安分守己，我們不能坐在課堂上靜待亡國奴的生活！

如果黨政府能捨棄把持地盤的惡念，奮不顧身的對日作戰，那我全國青年都願在你們領導之下效死疆場，把我們流在國府黨部前的血流到東北去，把我們除國賊的力氣用去打日本人；這樣纔能完成我們青年上進的使命，這樣纔能完成青年運動的使命——自救救國！

打倒待亡主義

余家菊

張學良因爲不抵抗主義失去了三省，受盡國人的唾罵。其實張學良處在內外夾攻之中，又在中俄戰役中嘗了一點獨力支持的辣子，這一次乖了，想躲在「服從中央」這一面大旗之下，那曉得中央也回答說「我並沒有教你不抵抗拉」，於是張學良又祇落得獨嘗其謗了。在天津事變錦州衝突之中，便不敢再持無抵抗主義，國民的意志總算收得了些微的效果。不過現在又流行着一種比較不抵抗主義還危險萬倍的思想。這種思想，我稱之爲待亡主義，表現在「鎮靜忍耐」，「訴諸國聯」，「力不能戰」諸種言論和行動之中。主張這種主義的人，第一是執掌政權的人。他們恐怕一經宣戰，自己一面遭受日本的攻擊，站不住脚，一面爲蓬勃的民氣所乘，馬上便得下台。於是實行「甯可亡給友邦，不可亡給家奴」的主義。第二是沿海口岸置有財產的人們。他們怕一經宣戰，立刻便遭受日本的轟擊，財產馬上化爲烏有。所以祇要有利私人，喪權辱國，非其所計。第三是與日本早有勾結的某派。他們想利用日本倒甯府。甯府和日本勢不兩立，是他們所願意的，全國人民與甯府一致抗日，是他們所不願意的。所以他們一面出些外交的難題，使甯府無法自全，一面又向

日本獻地圖，以取得日本的歡心。由這三種同床異夢的人發出一種同樣的亡國思想，便是待亡主義。這般人所持的議論，大意不外乎中國的實力不能和日本相比，若人民強迫政府一戰，結果必然是敗。勝敗的預測，姑且不談，我們祇須反詰一句，「不戰又如何？」不戰又怎麼辦。國聯能幫我們拿回東三省嗎？或者拿不回便不拿完了嗎？再且，即令我們不要東三省了，日本便可以撒手嗎？依我的見解，（一）「不戰絕無辦法」，（二）「國聯決不能幫我們拿回三省」，（三）「即令我們不要東三省日本人還是不肯甘休的」。（一）（二）兩點，有許多人都談過去；我今祇一談第三點。日本這次，不僅是要在東北取得種種權利，而是要使東北脫離中國，直接或間接放在日本政府控制之下，自從他攻打齊齊哈爾，便可以加以絕對的論斷。再加以挾溥儀出津，逼我軍入關，這種企圖，便絲毫無復懷疑的餘地了。日本拿去東三省，我們便可以讓他拿去嗎？即令我們忍心讓他拿去或者用些什麼「長期奮鬥」，什麼「春秋報九世之仇」，乃至「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這一類的話以自慰，然而蘇俄是否便從此放棄其東進主義，英美是否從此便承認日本的獨霸東方，乃至日本是否從此便心

滿意得不再和中國搗亂，或者從此便覺得日本已經得到了金城湯池之固，不必再拓展日本所謂的國防線了。略一觀察對於這三四個問題，便一概可斷然答以一個「不」字。蘇俄雖說是俄羅斯革命後的產物，但是他的對外政策，依然是秉承彼得大帝以來的東進政策。東方有一個病夫中華，本來已經具備了上等侵略對象的資格。又加以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又都以東方（尤其是中國）做他們經濟發展的尾閘，祇要控制甚或搗亂了中國，便不愁西歐的強權在經濟上不受重大的打擊；經濟上一遭打擊，社會上歸於蕭條，便不愁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迅即爆發。中國一糟，無產革命一爆發，那時，西自英國的倫敦，東至日本的東京。那些國家的治者和被治者便必然自顧不暇，而蘇俄便可以爲所欲爲了。這是俄國人的百年大計，決不至因爲遭受挫折而中途變更的。日俄一戰俄雖然敗了，而北滿的權利，依然不肯放棄。共產黨當國以後，日日以甜密的言語誘惑東方弱小民族，然而爲了中東路的權利問題，竟然調集大兵，將中國打得落花流水，自己暴露其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這一次，日本既已佔領了齊齊哈爾，掌握了哈爾濱，東北可說是整個的已經在日本支配之下了。日本的勢力圈內，國防線內，豈肯讓俄人掌有一條鐵路直貫於其腹心。縱然

暫時間口頭上可以承認尊重蘇俄的權利，而骨子內必然正在忙碌於對俄的準備。況且蘇俄的東進政策不被打倒，則日俄的衝突，終久不可避免，俄人報仇之戰，遲早是必然發現的。又加以共產黨的宣傳，第三國際的策動，使得日本思想界惡化，朝野爲之不甯。一旦俄國軍備完成，大軍東進以擊於外，共產黨徒蠢起以應於內，則日本命運不難馬上陷入滅亡之境。故日本對俄，不但想剝奪其在北滿所佔有的權利，便是海參威烏蘇拉里，乃至於貝加爾湖畔，也都是日本進攻的目標。因爲不如此，日本人便覺得日本的國防線不會鞏固了。所以我們敢以斷言，便是中國甘心放棄東北，日本人也不敢坦然無事的接收東北，他必然準備去和俄國死拚一下。拚完俄國，東北這塊肥肉，他才肯得下咽。至於英美對於中國，本來發展經濟的動機最強，祇要日本承認他們在中國既得權，莫說東三省，便是西三省被日本拿去了，他們也可以無所動心。不過經濟的發展不能離開政治的勢力以獨行。在中國統治之下，他們本着均勢主義，各自圖謀其經濟的發展，原極便利。一旦爲日本勢力所支配，日本人事事佔得優先權，固不必論，便是他們的既有地位，不久也必爲日本所打倒。況且日本的企圖，決不祇限於「滿」，而且及於「蒙」，甚或及於「燕」，「魯」，「蘇」，

「浙」，「閩」，「粵」，「皖」，「贛」，「鄂」，「湘」，凡沿海通江之地，莫不在日本人的「假想國境」之內。這些地方，一入日本的版圖，英法在東方的商業更從何處發展。而且這些地方一入日本的版圖，日本便真是如虎傅翼，豈獨逞霸東方，便是香港，斐力濱，印度，安南，也遲早必爲日本所有。日本得到了東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後，英美真無可如日本何了。我們懸想倫敦華盛頓的當國者，聞及日本人的侵佔東北，當是如何的焦慮。訴之外交，則日本豈不講理。訴之武力，則國力凋弊。正是忍氣吞聲，莫可如何。日本人看透此點，所以才敢於奪取東北。而且日本人也是看破此點，才不敢奪取東北而坦然無所忌畏。所以我們敢於斷言，中國人甘心放棄東北，日本必然準備和英美惡戰一番。不將英美在東洋的野心遏制住，中國這塊肥肉，日本吞不下咽的。從日本的對俄關係和英美關係各方面看起來，我們敢斷言第二次世界戰爭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世界戰爭，日本當然是其中主角之一。日本孤懸於東方海上，除對俄作戰，需要陸軍而外，對英對美，都是海上戰。英美的海軍合起來，確然比日本強大，然而勞師襲遠，犯兵家大忌。況且戰爭一開，日本可以立刻採取攻勢，將香港斐力濱一齊佔住，英美海軍來到東方，更失其給養的來源，其艱

危將不可名狀。所以日本對英美的海軍無所畏忌，惟一的顧忌便是海上封鎖，使日本在戰時失其物質的來源；從經濟上和軍需上予以致命傷，使其蹈歐戰時德國的覆轍。日本看破此點，其唯一的對策，便是佔據中國沿江沿海的部份，以作其戰爭時物質的來源。第一步，佔據東北樹立一親日新政權。第二步，進取東北及熱河完成其滿蒙政策。第三步，利用東北新政權培植一親日勢力大舉入關，建設整個的中華親日政府同時又採取浪波式的戰略，將中國的軍權中心，和兵器中心整個的破壞乾淨。軍事勢力既經擊毀，親日政府又經成立，日本人用十萬兵力便可以控制沿海沿江各地，而以其餘的陸軍整個的對付俄國，全部海軍整個的對付英美，而絲毫不至於感受中國牽掣於其旁的痛苦了。我認爲這就是日本的戰略，強取遼吉，祇是實現其戰略的初步而已。所以便是拱手讓掉東三省，日本人依然不肯甘休。所以除了採取「待亡主義」而外，便祇有決心和日本爲最後的掙扎，決心毀壞沿江沿海的通商要點，決心促進世界大戰決心與日本同歸於盡。祇須有權無權的人，拋棄苟安的心，拋棄僥倖心，拋棄自私心，辦法是有的。勝利之數，並不一定歸諸日本。辦法的詳細討論，另待他日，茲僅記出幾條項目。

- 一，將全國分爲北方長江粵桂三個作戰區域，分別集中相當的兵力武器，各置一作戰首腦部，使其具有獨立作戰的能力，以免交通爲日本人所阻斷致生首尾不能相顧之弊。
- 二，依照作戰區域，各置一金融總機關，使其負擔各該區域內金融鞏固的責任，以維持國民經濟的於不紊。
- 三，依照作戰區域，各置一野戰指揮局。担任大軍敗退時及敵人區域內之一切破壞工作，以及制裁國家叛徒等項事務。
- 四，依照作戰區域各設難民收容局，掌理收容安插域內避難及奉令遷移之諸色人民。
- 五，依照作戰區域各置一國防物器研究局將現有理工科大學，完全分別遷移改組。
- 六，依照作戰區域，各設民衛局。担任派遣人員組織村鎮民衆清除各地匪黨以維社會之秩序。
- 七，將中等以上的學校，除撥入國防物器研究局管轄或撥入海陸空軍直接管轄者以外，一併改爲民衛訓練學院。授以政治，法律，及軍事上的切要知識，使其具有負民間工作的能力。

- 八，取消一黨專政，使各派人士免除黨錮之禍，得以安心從事於救國工作，而不至因反動之名遽遭捕殺。
- 九，取消黨權高於一切的理論，直接使黨部不干涉政治，間接使人民與官廳有合作之可能。

禦侮與自反

唐劍平

這次日本乘我內部天災人禍無得可如何的時候，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強暴手段，公然不客氣的把東三省佔領了。日本這種行爲只要是明瞭日本情形的人，當知道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有計劃的。所以世界的公理國際的條約與所謂東亞和平破壞者的罪名，他都毫不顧忌。我們認爲這是日本的野蠻行爲自然不是錯，但是日本爲甚麼竟敢大胆的這樣幹？老實說，這種機會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爲他造成！

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中國自從甲午到成立民國以來無論政府以至於國民究竟對於自身的自衛自強上做了一些甚麼功夫？一個朋友對我說虎門要塞的大炮還是李鴻章時代買的廢物，一方面國內軍閥們少數人的私鬥破壞民族及國家元氣的戰爭可以說無一天甯息。再由國民身上說吧，一般社會人羣可以說是死氣沉沉污濁萬分早已把甚麼民族國家的觀念拋到九霄雲外，向着自私自利的深淵墜落下去。譬如在

以上略言辦法之大概，但是當然不可忘却其大前提，即全國上下的我們，必須具備排私見除怯懦有真心報國一致拚命之決心也。此而不具，其他一切，自然無從談起。亡中國者，乃私心怯態。私心怯態不去，待亡主義不倒。

上海社會裏，我們耳所聞目所見的一切，除了把人們引到暗黑污濁的世界裏去之外，我們究竟找得着一點甚麼能激發我們民族精神向上的事物？不但如此就是本來具有良好意志的青年們到了這種惡劣的環境裏，也要被其誘惑腐化。我們試問究竟在這種現象之下，而不遭到外侮，是可能的嗎？反過來說外人看見你這種墜落現象爲他們造了侵略的絕好機會，他們能不因此而動其野心？譬如一個家裏的人們對於自己已經破壞的壁障不加修整一任其荒廢，一方面子孫不務正業，弟兄互相殘殺，家裏放着莫大的財產不去管理，你要使強盜不來佔侵掠奪那是太無天理了。所謂物必先腐而后虫生。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

總之，自從日本侵我東三省以後國民可以說是有着相當覺悟，但我認爲這種覺悟還不算徹底的覺悟。徹底的覺悟是在自克，沒有自省的功夫使沒有責任人的資格。就以中國的現狀來說，外患到了如

此地步，私鬥的還是私鬥，享樂的還是享樂，一方面對外沒有堅實的決心確切的辦法，只是一味口頭上狂叫不在事實上做功夫，甚且認爲這是奪取自己利益的良好機會，只要能得到利益賣國求榮的勾當，在所不計，無怪乎日本人的手段愈來愈凶，愈逼愈緊，如此情況，我們還要說禦外侮還要說雪國恥，真是掩耳盜鈴欺人欺自的夢想！

中國自從甲午庚子之後已經數十年了，但在這數十年的過程中究竟比較從前相差多遠？從前受了外國人侮辱的時候誰也思在數十年後，一吐不平之氣一雪被辱之恥，但是現在這種更大的辱恥更大禍患又來到目前了，我們這數十年的成績在那裏：小鬼來的時候還不是抱頭鼠竄或是求洋大人們的同情援助，結果反遭人一番教訓，民族辱恥莫此如甚。要是數十年前我們的血性。先輩還活着，看着這一般不肖子孫，這種醜態真要活活的氣死！

人們說中國是一個睡獅，但這獅子自從甲午以後已經睡了數十年了。這睡的時間真也不短，休息也不算不足。假如這一次日本人拿了長矛來刺他的咽喉尚是不醒那麼這個獅子便要從此成爲死獅子。因此我認這一次的國難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假如中國民族還要在世界上得到一個自由生存的地位，應該徹底的覺悟行臥薪嘗胆的刻苦功夫，打破依賴外國可恥之行

爲，拋棄個人的一切利害，放棄妄想，爲我們的祖國爭光爲我們的民族吐氣，爲我們

東北關係那個國家的生存？

張子敬

日本對於侵略東北，能夠上下一心，前既不惜以小敵大，與俄國決一死戰，繼則一再排斥英美各國資本的侵入，及阻止我國的自行開發，近且不顧國際和平與條約義務，調兵遣將，佔領三省領土是必有一理論爲之中心，使日人全體，由「信」而至於「迷」。日本歷來的越軌行動，以及此次的破壞國聯約章，非戰公約與九國協約，國際輿論，並不加以嚴重責難，亦必受一理論的影響，使國際輿論界了解他的苦衷，而能原恕其犯法的行爲。

這個中心理論，即所謂「人口食糧問題」，一般日人的論調，謂日本所有各種困難中，以人口與食糧問題，最爲嚴重，欲解決這個問題，必求之於我東北（滿蒙），所以認定我東北之日本生命爲「源泉」(Source of life, 日人 A. Kinoshita 語。)日本人口增加甚速，每年已達一百萬，然而食糧中米麥兩項，每年缺少之數，共計七百五十萬石。是日本人口的過剩，與食糧的不足，誠不失爲日本國家和人民生存上兩大重要問題。

但是日本人的存在，已不是一年，何以到最近幾年十年，日本的國土，吞併臺

灣朝鮮及其他各地，澎漲一倍而有餘，日本的國富，開發了一切富源，發展了各種工業，增加了幾十倍，反會感覺「人口食糧問題」的嚴重，而非要向外盡力擴張殖民地不可呢？英人奧溼瑞 (Duncan C. Owen) 氏曾發表有一統計，證明最近四十年來，日本的人口，固然增加了，但是日本食糧及財富也同時增加，而且食糧與財富所增加的數目，比較入口大得多，所以日本國民，在物質上實在不應當感受特別缺乏和威脅。不過日本人尙趕不上美國人與法國人那樣的富，那樣的舒服罷了！試觀日本當局，在日俄戰爭結束後，曾經宣佈他的移殖東三省政策，決定每年二十萬人，於是百端設法，並組織東方拓殖社以利進行，然而積二十五年的苦心力行，日人現在東三省的總數，乃不過二十萬人，而且其中一部份爲南滿鐵路職員，或爲日本官吏，其餘的亦間接與滿鐵會社所辦事業有關，幾全部寄居於所謂鐵路附屬地及關東洲。因日本人移不過去，近年來乃改變政策，先移殖朝鮮人於東三省，而以日人移殖於朝鮮，日本政治家到此回想當日每年二十萬人的計劃，不勝一場春夢之悲感

，然日本政府如是積極講求移民，結果落得一場空，這不是政策的失敗，乃是日本尚未到真正人滿為患的境地，日本的人口食糧問題，並不緊迫的鐵証。

東北與內地的經濟關係，素為一般人所忽略，實則密切萬分，關係重大，簡直為中國人的生死問題。我國沒有絕對可靠的人口統計，人口的密度，究竟多大，每年究竟增加多少人，都弄不清楚，但內地的人口，已到過密的程度，已非中國的經濟力所能負擔，這是用演繹方法，可以說得理由萬分充足的。近幾年來，華北人民往東北就食的，年逾百萬，這百萬多難民通是自動的冒險的前去，我國沒有設東方拓殖社一類的機關，做他們的領導與援助，許多難民，還是步行而去的，所以東北對他們的關係，真是生死問題。這些難民，都是壯丁，一人至少有父母妻兒，大約四口的負擔，那末，東北對於內地的關係，在人口方面，照過去幾年的情形看，乃是五百萬難民的生死關係。日本用盡政策，移殖終歸失敗，我國不須策勵，人民自己迫於生計，接踵而往，這樣看來，東北關係那個國家的生存呢？數年來我國長江一帶，共黨大為活躍，北方秩序，則較安靜，論者多以為，係北方民性較醇之故，實則北方民性，較南方強萬倍，北方匪禍較少的原因，即因有東北可以宣洩。

次就食糧問題而論，我國十九年度，輸入的米，值海關兩一萬二千萬兩，輸入的麥值一千三百萬兩，合佔輸入價值百分之十，我國以農業為經濟重心，而自己生產的，竟不夠吃，還要向外國購買，其他貨品，自更不待論，所以對外貿易，每年皆係輸入大於輸出，數十年來，不但未稍改善，而且與日加甚，以致國民經濟，困難萬分，十九年度入超價值，計為四萬萬兩，以四萬萬人口計算，即平均每人消費外貨的價值，較供給外人貨品的價值，超過一海關兩，以國民的困苦狀況，此數自不能忽視。然而細細分析國內各埠的交換狀況，則東北與內地的交換情形，東北各口岸多為出超，總計東三省各口岸（環璦濱江區，琿春，延吉，安東，大連，牛莊等），十九年輸送內地的貨物，計值三萬七千萬兩，而自內地輸入的僅值七千二百萬兩，那末，東北各口岸與內地貿易的結算，計東北有三萬萬兩的出超，即使東

北各口岸對本國各口岸的輸出數額中，不之仍係輸入於東北其他口岸的，亦係很小的數目。大約東北對內地的出超，至少有二萬萬兩，就是中國內地的經濟，所依賴於東北的，佔依賴於世界各國的一半。假使東北任日本人佔住，變為日本的領土，中國的對外貿易，入超數額，要增加原有的二分之一，而況東三省對日本貿易，亦係出超，每年約計六十五萬萬日金，果然東三省為日本佔去，這個數目，也要加到中國入超數目上面去，就共計為三萬萬兩之譜。那末，簡單的講，東北的存亡，關係中國對外貿易三萬萬兩的出超。中國的金途徑，再加上三萬萬兩，幾及一倍，中國經濟前途，尚堪設想嗎？無論就人口而論，或就食糧以及貿易而論，東三省對內地的關係，乃存亡與共的關係，所以我們為自己的吃飯問題，也不能不誓死爭回東三省。

對日經濟絕交究竟有無效力？

楊偉

一、過去對日經濟絕交的攷察
中日兩國的經濟關係，已於上述，或有人說，中日經濟絕交對於日本實在沒有影響，所謂經濟絕交祇是中國當被日本壓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纔用來報復一下，因為用武力去反抗牠能，自己又祇有吃敗

仗，所以經濟絕交是中國對日本壓迫的最後反抗的呻吟，實際上是無多效果的，今將歷來經濟絕交的歷史和經濟絕交的實質來檢討一下，即足證明此說之不謬：
(A)從歷史方面來看，我國對日經濟絕交並不是現在纔發明的反抗日本的利器

，也不是受了什麼馬克司唯物史觀的影響，纔知道經濟的重要而絕交是殖民地民族對付帝國主義的唯一方法，須知經濟絕交是兩國間發生問題而起的一種必然現象，好比二個人當感情破裂，而彼此不通往

來是同一的道理，試看中國對日經濟絕交的歷史即明白了，中國對日經濟絕交自明治四十一年起到現在已經實行了七次，今將其年代起因及地點列表於下：

年 代	起 因	地 點(即經濟絕交之中心地)	輸 出	輸 入
一九〇八(明治四十一年)	辰丸事件	南部一帶	八五、六一九	五九、一八二
一九〇九(明治四十二年)	安奉鐵路改築問題	東北一帶	六〇、五〇七	五〇、九六七
一九一五(大正四年)	二十一條件問題	中國全部	七三、〇八八	四六、八八七
一九一九(大正八年)	山東問題	中國全部及南洋	九〇、〇三七	六八、五七〇
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	收回旅大問題	北部及中部	一六二、三七一	五八、三〇六
一九二七(昭和二年)	山東出兵問題	中部及南部	一四一、一二六	八五、八四八
一九三一(昭和六年)	出兵東北問題	中部及南部最激烈 尙在進行中)	一九二、七一一	一〇八、六三九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年)			四四七、〇四九	二八一、七〇七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一年)			四一〇、二七〇	三三二、一〇一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年)			三三三、五二〇	二一八、〇九一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三年)			二七二、一九一	一八六、三四四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			三四八、三九八	二〇四、六七九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				二三七、五四三
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				

由此我們知道中國對日經濟絕交遠在三十年前，其中我們最要注意的就是經濟絕交之起因，幾乎都是由於日本侵略我國而起，但日本每次無理侵略我國一次，我國即用經濟絕交去抵抗一下，結果上到底給了日本多大的打擊呢？現在看日本貿易協會經濟調查會(見日貨排斥卜其對策一書中)的調查表其數字都可明白。

一九二六年(昭和一年) 四二一、八六一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 三三四、一八四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 三七三、一四二

註(有×者係經濟絕交之年)
 二三九、四一〇
 一二六、〇三四×
 二三四、五四七×

我今再將此表中其經濟絕交之年與其年之上年下年作個輸入輸出的增減表，即可知其損失的確數。

年次	增減之關係	輸 出	輸 入
一九〇八年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二五、一一二減 二二、五八一增	八、二一五減 四、〇八〇減
一九〇九年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一二、五八一增 一六、九四九增	四、〇八〇減 二一、六八三增
一九一五年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二一、二四五減 五一、五八七增	二七、五四二增 二二、七九一增
一九一九年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八六、八九八增 三六、七七九減	四〇、三九四增 一〇四、〇一〇減
一九二三年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六一、三二九減 七六、二〇七增	一六、三三五增 三二、八六四增
一九二七年	此年比上年增減數 下年比上年增減數	八七、六七七減 三八、九五八增	一三、三七六減 八、五一三增

由此表看來，我國屢次對日經濟絕交，日本對我輸出之損失，實在有限得很，最多的也不過給日本失八千七百六十萬元之數，這個數目還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排日貨運動可謂是空前的一次，而結果也不過於此，何況即此等損失還包括銀價低落等等問題在裏面呢！其中還有幾次當特別注意的就是當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九

幾年雖略有損失，但到下一年則其增加之數恆超出與上年損失之數以上，即日本在經濟絕交之年所受之損失，在經濟狀態恢復後之下一年所增加之數，可以抵補而有餘，這樣看來，我國對日經濟絕交在過去實在沒有一點效果可說。

(B)從兩國之貿易上來看 兩國之貿易總額在上面已說了一些，但是單看兩國之貿易額，是不能知道彼此對外貿易總額的全部的，即是不知道兩國間之貿易到底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佔着個什麼地位，若是彼此間其貿易額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佔着個很大的地位，那彼此間一旦實行經濟絕交，在其經濟上要蒙着很大損失是不待說的，我們且來看中日之貿易額在彼此間之對外總貿易額上究竟是個怎樣的情形。

a. 日本商工省商務局貿易課在其日支貿易概狀中有對外貿易總額中對華所佔之百分比表如下：

年次	總輸出額 所佔之比例	總輸入額 所佔之比例	年次	總輸出額 所佔之比例	總輸入額 所佔之比例
明治四十一年	一六、〇	一一、七	大正七年	一八、三	一六、九

四十二年	一七、七	一、九	二、三	一四、八
四十三年	一八、六	一、四	二、一	九、三
四十四年	一九、七	一、二	二、九	一、九
大正元年	二一、八	八、九	二、〇	九、九
二年	二四、五	八、四	二、〇	九、三
三年	二七、五	九、八	一、九	九、七
四年	一九、九	一六、一	二、〇	八、三
五年	一七、一	一、四	二、〇	一〇、一
六年	一九、九	一、二	一六、八	一〇、四

在此可知日本對華貿易，其輸出在其對外總輸出額中約佔二割內外，其輸入在其對外總輸入額中約佔一割上下；日本商工省

萬，合計三十六億二千七百萬，其與我國貿易之比率於下：

本對外貿易輸入額第一為美約佔三割九厘，第二為印度約佔一割二分四厘，第三位為中華約佔一割四厘；其輸出第一位為北美合衆國約佔四割一分九厘，第二位為我國約佔一割六分八厘此乃昭和二年之情形，至於以前之情形，大概與此不相上下，其概狀在日本大正十一年輸出總額為十六億三千七百萬，輸入總額為十八億九千

(一)輸出 大正十一年二〇%，同十二年一八%，同十三年一九%，同十四年二〇%，同十五年二〇%。
(二)輸入 大正十一年九%，同十二年一〇%，同十三年九%，同十四年八%，同十五年一〇%。
(三)貿易總額 大正十一年一四%，同十二年及十三年各一三%，同十四年及十五年各一四%。即輸出最高二〇%，最低一六%，每年平均一八，八三%，輸入

最高一〇%，最低八%，每年平均九，三三%，貿易總額最高一四%，最低一三%，每年平均一三，五%。由此看來日本對華之貿易額在其對外總貿易額中所佔之地位，實在也不十分重要。
b. 日本對華貿易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之地位已於%中知道其詳，反轉來日本對華貿易在中華對外總貿易額中又是佔着個什麼地位？我也引着日本商工省商務局貿易課在其日支貿易概狀中所載之中華貿易總額一表即可知日本所佔之地位，表如下；

國別	比	年代
香港	二九	一九二三年
英吉利	一一	一九二四年
英領諸國	一〇	一九二五年
合計	四八	一九二六年
合計	三八	一九二三年
合計	三〇	一九二四年
合計	三〇	一九二五年
合計	二八	一九二六年
荷	二	一九二三年
俄	七	一九二四年
德	五	一九二五年
意	一	一九二六年
荷	二	一九二三年
俄	七	一九二四年
德	五	一九二五年
意	一	一九二六年

日本及韓 美及英領諸國	二〇 七	二六 一六	三〇 一六	三〇 一七	比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法	六	三	五	八	其他	二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共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在此表可知英國在我貿易總額中以前比日美佔着絕對的重要地位，但不幸漸漸衰落。美反而蒸蒸日上，尤以日本在一九二六年已凌駕英而上之，其與我貿易之地位已佔着第一把交椅了。

我們在 a. b. 二項中可以得着一個結論——即是我國對日本之貿易在其對外總貿易額中每年平均祇佔着其一二，五%之地位，反之日本對我之貿易在我對外總貿易額中佔着三〇%之地位，這樣比較起來，我國對日本之貿易還沒有日本對我貿易，在其對外貿易總額上佔着一半之地位，若是我國對日經濟絕交起來，即是我國自己所受之損失還沒有日本所損失的一半，如此，我國對日經濟絕交不是作繭自縛嗎？從這裏研究起來，我國對日經濟絕交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我們在此綜合上面來看對日經濟絕交，從歷來絕交之歷史上看是失敗了，從中日兩國之貿易地位來看恰恰是損人未成先損己了，並且日本對我之貿易其仰給於我國之原料若棉華豆粉等其數目也極有限，若是與日經濟絕交中國祇有害處而無益處的，所以日本貿易協會福島愛三助在其

日貨排斥卜其對策一書中大聲肯定說：

吾欲問中華朝野，所謂對日經濟絕交與我國究竟有何不利，第一，不能脅迫我國重要產業之基礎及陷我國民生活於危殆之效果。等二即退一步言，有其效果，但花油柏卵等之禁止輸出，不知此乃佔中國農民八九割之收入，若然，必要招來農民經濟的窮迫而減少其購買力，終至一般商工業之不振。第三，禁止對日輸出，其輸出品勢必求其他之銷路，銷路梗塞，即足破需給之均衡而有生產過剩之虞，如此，必不免市價之低落……所謂對日經濟絕交運動，殆癡人說夢之暴舉！由上看來，福島愛之助氏之大膽放言，並不是無根據的論調，但所謂中華對日之經濟絕交，果如福島氏所言是癡人說夢之暴舉嗎？若然，那我國抵抗日本的侵略，可從今起轉變方想我別的有效方法好了，為什麼現在當日兵進攻東北時，國人惟一抵抗日本的利器，還是注意於經濟絕交一方面呢？難道國人是「在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無聊勾當嗎？誠然如此，那我們也須得喚醒他們的迷夢才是，反之，若不是迷夢那我們也得要知道個清白而應努力着鞭以加緊其工

作才是，

(二)對日經濟絕交之有效力

經濟絕交的定義本來是「我貨不賣」「彼貨不買」，在政治上的作用祇是殖民地的國家對帝國主義方能顯其特別作用，好像印度甘地為謀印度獨立的對英不合作主義，直使英國不得不下心低首向甘地妥協而謀圓桌會議來解決再若當北伐軍纜出伐時對英香港的經濟絕交直使繁華的香港，變返為荒涼的孤島，及至北伐軍勢力抵鄂時，為要收回漢口英租界，英國也不得不將吞在肚裏的肥肉，重行哇吐出來，這都是經濟絕交的效果，我國今當日軍無理侵佔東北時，惟一有效的抵抗方法，也只有厲行對日經濟絕交，或者可以收復已失的主權，或者可以促醒暴日的覺悟，為什麼經濟絕交對日本也可發生這麼大的力量，究竟是什麼道理？其根本原因也就是我國經濟運命在殖民地的地位，是日帝國主義經濟的靠山，所以一旦與之絕交是可以制日本之死命的，日本為要救其自身的滅亡，對我國的無理侵略，也要有所顧忌及退讓，是不待說的，我們既然說到這裏謂對日經濟絕交是可制其死命，但是在前

面不說根本無效果嗎？到底何所據而云然？因要說明這個根本問題，請先將其無效果的根據來檢討一下，究竟他的錯誤之點在那裏，或者我國以前運用這方法的缺點又在那裏，就足以解答這問題，現在來說明過去對日經濟絕交的失敗罷。

(A) 駁經濟絕交無効力之非

絕交年次	輸出	輸入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一年)	六〇、五〇七	五〇、九六七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年)	七三、〇八八	四六、八八七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	一四一、一二六	八五、八四八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	四四七、〇四九	三三二、一〇一
一九二三年(大正一二年)	二、七二、一九一	二〇四、六七九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	三三四、一八四	二二六、〇三四

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過去對日經濟絕交失敗的事實，當然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過去的失敗到底是經濟絕交本身的無効呢？還是有其他原因攙雜其中致其效果沒有充分發揮呢？現在我們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下表：(撮錄前表)

由此表看來，既然都是經濟絕交之年，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一批輸出輸入額呢？經濟絕交者 (Boycott) 本來是彼此斷絕一切經濟的往來，兩國間之無有輸出輸入的貿易那是當然的，而現在從過去的事實看來，中日的經濟關係並沒有絕交，其貿易額比起常年縱然有少許低減，但也不能承認彼此間的經濟關係是澈底的絕了家，由此可知過去經濟絕交之失敗，是失敗於不絕交，是失敗於沒有澈底的絕交，如此，那能說是經濟絕交的本身宣告正寢呢？再則下面的事實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我們從此可知歷來絕交之時間最多不過八個月，最少還祇有三個月，這麼短的一個時間，即使在這絕交時間中，真的斷絕了經濟關係，人家所蒙的損失又有幾何呢？何況即此一個短短的時期中絕交還不澈底，人家那又不罵我國國民祇有五分點熱度呢？我們在此可知過去絕交之失敗，其原因就在這裏，但這並不是沒有方法可想的(見後)，這實在沒有宣布絕交本身的死刑，這樣，以過去失敗為絕交無効果之

論證是不確定的，不待多說了。我們再來看中日貿易額上，到底一旦彼此絕交是中國所受的影響大呢？還是日本所受的影響大呢？我們在上面(第三節裏)已將中日兩國之貿易額在其各自之對外貿易額上作了個結論，即是日本對我國之貿易額在其對外貿易額上佔着一三，五%之地位，我國對日之貿易額在我對外貿易額上佔着三〇%之地位，所得的經濟絕交之斷案，即是我國所受的損失，還

沒有日本所受的一半，然而這個斷案到底可靠嗎？在表面上，自然是對的，但若加以進一步的分析，即發現有大謬不然之所在——為要回答這問題：我們要看日本對我之輸入，一旦絕交是否即可影響我國之經濟基礎及國計民生。我們現在最先來研究這個問題，研究這項，最要知道日本對我之輸出，究竟是什麼商品，今將日本對我之重要輸出

品表於下：

品名	年次		
	大正十三年	大正十四年	大正十五年
水產物	千担 五二二	千元 一〇、〇三一	千担 九三七
精糖	一、八七七	二、七八四	一三、四一七
綿織絲	一〇、〇三一	六〇	三三、二四一
綿織物	二八、七八四	二、三六四	一九六、一〇〇
紙類	一六三、四〇九	一一、九一六	一四、六一八
石炭	一〇、二八七	二二、〇九五	二〇、〇五二
鐵製器	一一、三二八	一五、一七三	一、七七四
機械及附屬器	九、九二	二二、六九五	五、一五六
木材	五、四五一	一、八九七	八、二一六
	七、六八九	五、七二三	五、九八三
	五、四四八	八、二九八	
		七、六五一	

計日本對我之輸出品共七十五種，輸出額有四億一千七百萬元，我國人口以四萬萬計算每人每年平均要買日本貨一元以上之數，但要買的日本貨是不是切關我國的國計民生呢？因為若是日本對我之輸出品，在我國經濟上的地位是莫可須臾離的，如此若是絕交，那無異自尋末路，否則無關重要，我們現在來看日本對我之輸出品，是否在我國之國計民生上極關重要，前面已經說了日本對我之總輸出數為四億一千七百萬元，再將上表之重要輸入品一加計算則已佔其總數中三億七千二百萬元，約佔總額百分之八十九以上？我們再將其重要輸出品之性質歸納為下面四項且

將其所佔之百分比記之，即可知何者佔地位之重要了。

- a. 食料品值四千六百萬元，約佔一四，四%
- b. 原料品值二千五百八十萬元約佔八%
- d. 原料用製品值二千六百三萬元約佔八·三%
- c. 全製品值二億二千四百萬元約佔六九·三%

其總額全製品佔第一位，食料品第二位，原料用製品次之，原料更次之，我們從經濟學原理上來看，全製品和食料品是最終消費品，用了就完了，原料用製品

雖已經人之一次製造，祇不過用來作為生產的工具而已；至原料品是生產之必需品，加以製造是可以生利的，所以原料品之輸入，對於國家是有利的，是生產的，或者是國家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然而我國仰給於日本者為數幾何？祇不過佔其輸入總額中百分之八而已，並且即此少數之原料輸入品，在表內是屬木材石炭等項，但日本在本國真有木料石炭輸出嗎？我們都知道即日本本國石炭尚須仰給於東北之撫順等礦山，木材亦須仰給於我東北之大森林，其所以有少量輸入於我國者，祇因我國東北之礦山及森林被日人佔，在其供給自己用夠後所剩餘之數賣與我國而已，

一旦經濟真的絕交，無疑問的是要將此已失的鑛山森林收回，日本還說到有什麼原料品輸入我國嗎？此日本原料品輸入我國之關係如此。再說原料用製品，其所有之數亦極有限，若鐵製品若機械等，西洋科學發達國之製品恐不讓於日本，一旦絕交也不患無從西洋輸入之地；至食料品有人或以爲日本輸入我國之食料品，可關係國民之日常生活，但日本對我之食料輸入品決不若米麥之重要，若已國無之而不從他國輸入則國民在餓殍之虞者之可比，而日本之食料輸入品則否，因日本對我之食料輸入品祇屬水產物糖等而已，水產物糖在我國且多爲富有階級之消耗品，一班平民實少有享用之者，若一旦與日絕交，無此物品輸入在一班平民之生活固毫無影響，而富有階級當亦不致發生生活上之恐慌，因此種物品，可有可無，真可列入奢侈品之一類可也。其後最重要者乃屬全製品，因其所佔之百分比特別的大，若棉織絲若綿織物等幾充斥我國之市場，這樣看來，一旦與日經濟絕交，我國不是有凍餒之虞嗎？但是不然，我國社會尙在農村經濟時代，大多數的人民還是自種自食，自紡自織，自製衣裳而衣者，舶來品的需要也祇屬少數都市之民富有之民而已，然都市之民富有之民在我國近年來亦曾經歷過舶來品來源斷絕的風潮，若歐洲大戰發生

後，歐美棉織絲綿織物沒有輸入我國，我國也未發生過凍死的慘狀，反之，倒促進我國紡織業空前的發達，這樣看來，若日本全製品的輸入斷絕，其不影響我國的經濟基礎是不待說的。反之日本輸出我國的商品，若是我國和牠經濟絕交了，在牠倒要發生莫大的損害，關於這一點，我已說

這一週的國難形勢

——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
在這一週，日方自日內閣更換後，將積極侵略中國爲目的，在理，身爲執政者，應當如何準備以贖前愆，但是不然，他們正在權利熱，地位的支配，是他們目前再緊急沒有了，很從容的開四屆一中全會，簡直是沒有想到日本的行爲，甚至於自歌自誦，說從此告一段落，可以樂觀了，甚至施用大無畏的精神對待那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真是勇敢啊！我們除了頂禮膜拜而外，一句屁也不敢放了。請再看這一週的國難吧！

變本加厲之日本暴行

自上海國聯理事會閉幕後，暴日更肆無忌憚的大舉進攻，這是我們上一週就料到了，就上次草案本身看來，這一週暴日橫行，毫無足怪，而且此後有更不堪設想者在。我們不妨取鎮靜主義，和不抵抗主義以待之。

呈暴露，如新日情勢觀之，日本圖錦，已漸口招匪千餘，榆關掘壕，皆其最著者。十五日外人士，日方竟藉口中國暴動，向國內調艦七十餘艘，軍隊多攜毒瓦斯煙霧彈，一方又向國聯抗議我國抗日宜

明在下面(b)段內(IV)項中，此處從略。由上觀之，日本對我輸入之各種物品，無一是我國民非此不可的必需品，如此，若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我國沒有日本的貨品輸入，我敢肯定說是與我國的經濟生活沒有動搖的。

江聲

傳。十六日本莊要求本國增兵華北。又在遼西一帶虛張聲勢，此其情皆可見也。十九日軍六十名開抵白旗堡，準備大舉進攻錦州，已有一致而下之概。二十日日政府最後準備已完畢，黑垣駐軍開始移動，駐營日軍亦開動，英武官詰問本莊，本莊認攻錦不誤，下週當不堪設想也。以上所言之，下週當不堪設想也。黑江一帶情形略述大槪：近五家子站，十五日騎隊繞攻林甸縣城，被軍襲退，十五日飛機到遼寧，通遼因之陷於混亂狀態中，十八日又派飛機轟炸通遼，並出使蒙匪進擾，同日黑垣日軍又向中興鎮。至二十日黑垣日軍南移攻錦。犬養毅內閣的新獻，我們就判斷了有不抵抗美德之中國將更遭不幸。而田中政策，亦必澈底施行無疑，我東北必不復爲我有無疑。我們但看犬養內閣最近的措置，就可明白了。最初，日政府即在十六日授意東北日僑，電請勿變對華政策，同日哈日領事宣稱內閣決不變對華政策，及滿蒙問題。十日八日日本陸軍省發表一文，詳述滿蒙兵匪肆擾情形，並謂滿洲之騷亂，張學良實尸

